



生活随笔

蝉的一生像极了人的成长,人也要向蝉学习,学习它的抱团精神。我们还要向它学习,生命来之不易,活着就要热烈,奔放,喧闹。

蝉声欢唱

□徐卫凤

六月伏天,太阳火辣辣的,空气中热浪蒸腾。我在午后踱到射阳河边望海亭,一树香樟的绿荫覆盖亭子,我坐于亭内小憩。倏然,一只蝉突然开嗓,“知了,知了……”接着,在我看不见的河畔树林气浪里,千万只蝉一起鸣叫:“知了,知了……”

人们把蝉的语言翻译成“知了,知了”,说会叫的都是雄蝉,雌蝉不叫,雄蝉鸣唱是在求偶,但为什么一只雌蝉鸣叫,所有雄蝉都跟风,难不成一起求偶,想想都觉得有趣。由此,蝉给汉语言创造了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这个成语。

我听蝉的鸣声更像“哇呜—哇呜……”仿佛在说“我热,我热……”

一只蝉的嗓门已经很大了,聒噪,更不要说无数只蝉的“哇呜哇呜”大合唱。走在林荫中时,我偶尔会看到一只蝉在树干上爬行,更多的蝉是隐身者,但只要听见一声“哇呜”,整个河畔树林,甚至更远的地方,千万只蝉立即应和,毫不迟疑,不遗余力,这也叫同频共振,志同道合。人们从蝉身上学到,为了共同理想奋斗的人,常常建立一个组织,围绕一个中心前行。

立秋过后,我来到护城河边的林中小径散步,但此时已听不到高处蝉的大合唱,只闻伏在人间低处的蟋蟀在弹奏低音。百度一下科学知识,原来蝉在夏天正午鸣叫得最厉害,当温度降到24℃以下时就停止鸣叫。我生活的地方为淮河以东黄海之滨,秋冬季节寒凉来得早,因而鸣蝉很快销声匿迹了。

其实蝉的一生很不容易,经历卵、幼虫和成虫三大阶段。成熟的雄蝉与雌蝉在夏天交配,产下卵。从卵开始,长成幼虫,幼虫生活在树下的泥土中,大约生长一两年时间,才会在夏至后,于空气湿润的夜晚从泥土中爬出来。刚出土的幼虫身体嫩嫩的,然后飞到树上生活,幼虫还想继续生长,但包裹着肉身的壳限制了皮肉的生长。不得已,幼虫经过一番挣扎,在树上把壳慢慢蜕下来,变成成虫。这就是真正的蝉,成语“金蝉脱壳”诞生。

脱壳金蝉,一鸣惊人,继而在树上鸣唱,呼朋引伴,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雄蝉吸引雌蝉来交配产卵,开启下一个生命轮回。当下一个夏天,蝉的后代们又开始在树上热烈欢唱。

蝉的一生像极了人的成长,人也要向蝉学习,学习它的抱团精神。我们还要向它学习,生命来之不易,活着就要热烈,奔放,喧闹。



小小说

每当我再推窗观赏栀子花时,不知怎么的,那满树的花儿仿佛都变成了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。

窗外的栀子花

□徐社文

我家在一楼,厨房窗外有一棵栀子树,一人高,树冠如伞。因为推窗即见,就有一种亲切感,仿佛自家的一样。

前两年栀子花长得很瘦弱,也没开几朵花。小区的树木花草物业从来都是只修剪不施肥,听天由命。爱人觉得栀子花长在窗下,挺喜欢的。于是三天两头将鱼肠、鸡肠埋进树根下,又从网上买来专用营养液,每天早晚喷施一遍。有段时间还念叨,要买些木棍将栀子花围起来,免得开花时遭人“毒手”。我说,千万别,这是小区共有的,那样会惹人嫌。

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今年五月份,栀子树不仅叶子翠绿可人,而且花苞缀满枝头。那天傍晚喷完营养液,爱人兴奋地对我说,明天将满树洁白、香溢四邻,窗外将是小区打卡地。第二天她推窗一看,满树的花蕾全部无影无踪。她疑惑地探出身子看了看,正在拖垃圾桶的保洁员告诉她,一大早几个大妈就把含苞欲放的花蕾全掐回家了。

爱人气得直跺脚,连呼素质太差!那天她好像“钉”在厨房的窗户前,一见有人掐花,不是拉开窗户,妄图以响声惊人;或者直接说:“花是大家观赏的,怎么能掐回家呢?”掐花的大姐、大妈甚至大爷,没有人理睬她,依旧照掐不误,只不过有人掐几朵,有人掐一把;有人寻快开的掐,有人连还是花骨朵的也掐。

栀子花似乎和人赌气,今天掐了明天又冒出了许多,这就招致更多大姐、大妈、大爷们的频繁光顾。爱人气得不行,干脆干完家务就在栀子花旁转悠,有人想掐花,她煞有介事地说栀子花有毒,不宜养在家里,还真吓退了几个。她暗自窃喜,回家有事。等到她再开窗看时,满树的花蕾又荡然无存,刚有的成就感又轰然倒塌。

也是没办法了,那天早上,她在树上挂了块红字小牌子,上书:药水有毒,请勿触碰,后果自负。也似乎吓走几个掐花的。可偏偏下午一阵大暴雨,雨过天晴,满树的花蕾不知什么时候又被掐净。

有一天早上下楼时,碰到了六楼的小张老师,爱人诉苦般地把这事和她聊起。谁知小张老师听完,直接说:“姐,这事好办,交给我,保证几天后满树飘香。”爱人疑惑道:“真的?”

中午吃完饭,洗碗时,我就发现两个佩戴“绿色小卫士”袖章的小学生在栀子花旁站岗似的,有一个手里还拿个小本子。一个大妈刚要踮起脚来掐花,就听一个小学生对另一个说:“1号楼马杉杉的奶奶,记下来下午报告张老师!”大妈一愣,忙停下手说:“千万别记,我不掐了!也别报告老师!”一连几天,每天都有两个学生值班,花再没有少一朵。几天后,满树洁白的花朵迎风怒放,香气扑鼻。

又在楼下碰到小张老师,爱人激动地说:“多亏你的办法,才留住这满树繁花。”不料,小张老师却伤感地说:“本来给孩子树立榜样的大人,却要孩子监督。大人们看似掐了眼前的花,实则是掐了孩子心中的花骨朵儿。姐,你说对不对?”爱人觉得小张老师讲得深刻。

每当我再推窗观赏栀子花时,不知怎么的,那满树的花儿仿佛都变成了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。



小城漫笔

鱼尾巴摆出的水花声,蔬菜的叫卖声,扫帚落地的唰唰声……声声都是小城生活的交响曲,而把交响曲演奏得丰富多彩的人,则是为幸福烟火气“加油添薪”的劳动者。

夏日晨曲

□张国军

凌晨,我在路上散步,远远望去,东方青黑色的天边,就像一座黛色山峦,朦朦胧胧的黄海路门面楼,犹如镶嵌在山脚下,使平原的小城充满山城的韵味,俨然一幅拂晓前宁静祥和的生活油画。

画中,天上稀疏的星星,没有月亮的相伴,没有清风相约,东一颗西一颗地闪烁着微弱的白光。虽不强烈,倒也温柔地为早起的人们带来朝晖似的光明,轻轻地奏响夏日城市的小晨曲。

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”。被墨客们写过多次的蝉,早早起床,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上,“知了,知了”地叫了两声,生怕吵醒人们,很识趣地躲进树叶中,畅饮甘露,唱响夏天的黎明。

门面房的卷帘门“哗啦”一声从里面被打开。一位年轻妇女戴着太阳帽,门灯把粉红色的防晒衣照得很鲜艳。她背着一只包,推出一辆电动三轮车。车上的红色塑料盆里也“哗啦”地回应了一声,像是鱼在翻腾,尾巴摆出的水花,溅起满地的涟漪。她放下卷帘门,一条小花狗趁卷帘门还未落地的瞬间,钻了出来,摇着尾巴,头在她的裤脚上蹭了两下。她脚挨了它一下,“去,家去。”骑着电动车向着菜场而去。小花狗跟在后面追了一阵,望着远去的电动车背影,站下望望,又朝前跑了几步,转头消失在晨曦里。

卖菜的大爷戴着斗笠,推着一筐“夏天”,明显是带着露水摘的青货。褂子的袖头上还有水渍,脚上粘着黄泥。筐里装着的长豆角已捆成小膀子粗,一顺头码在一起。四季梅豆角还带着水灵灵叶子,看上去很舒服。青椒绿油油地散放在纸箱里。黄瓜、丝瓜躺在一起陪着番茄,静静地等待着客人。大爷走到我旁边说:“家里长的,才摘的,没有上农药,带一把豆角回去,3块钱,省得再朝街上跑。”我笑着说:“家里楼顶菜园里也长的。”他告诉我:“土地流转后,剩二三分地,种的瓜果葫芦菜,因为上的是菜籽饼肥料,没有用农药,还比别人少卖几角钱一斤,每次到街上卖得很快,没有剩货。”

路边的大婶穿着黄马甲,岁月的风霜在脸上刻满沟沟壑壑。她捋了捋脸上的头发,挥舞着用红色塑料扎绳缠起来的扫帚,轻盈地扫着路面,扫到杳无人处,低头弯腰,用垃圾夹夹起垃圾,朝电动垃圾车一扔。一扫帚,两扫帚,一直不停地向前扫。扫到行人处,她停下来,怕扬起的灰尘落到行人身上。待行人走过去,又刷刷地扫起来,脸上的汗水洗净了街道的卫生,手中的扫帚扫出了城市文明。

太阳已经露出了半边脸,她从车上搬下一只塑料凳,从座位下面的布袋里拿出两只塑料饭盒,一盒是粥,一盒是装着两块碗口大的饼,摆在面前的凳子上。她咬开一小袋榨菜,坐在人行道的路牙上,喝着米粥,吃着饼,就着榨菜,头上亮晶晶的汗珠在晨光中闪亮。

鱼尾巴摆出的水花声,蔬菜的叫卖声,扫帚落地的唰唰声……声声都是小城生活的交响曲,而把交响曲演奏得丰富多彩的人,则是为幸福烟火气“加油添薪”的劳动者。